

学者小品
经典

张中行

心声偶录



主编：季羨林

42.8
Z24



张中行

心声偶录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傅光明

编 者：徐建华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学者小品经典(第二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816—2/I·219

定价(全八册):76.80元 本册:9.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学者小品经典

(第二辑)

- | | |
|---------|------|
| 在人生的天平上 | 费孝通著 |
| 梦萦未名湖 | 季羨林著 |
| 秋日谈往 | 宗白华著 |
| 冬夜短想 | 胡 风著 |
| 黄山观石 | 王朝闻著 |
| 心声偶录 | 张中行著 |
| 水仙 | 冯亦代著 |
| 秦淮拾梦记 | 黄 裳著 |

主 编：季羨林

ISBN 7-5405-1816-2



9 787540 518165 >

定价 (全8册): 76.80 元

阅读大师经典,普及精英文化

——编者的话

从世纪初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等学术大师,一直到虽已耄耋之年,可仍在学苑耕耘的费孝通、季羨林、王朝闻等学界泰斗,对我们年轻后学来说,他们的功业和奉献,他们的人品和文品,都已臻至极境。他们是支撑着 20 世纪中国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然而,也许是“曲高和寡”吧,大师们的道德文章并不为一般读者所知晓。为此,我们选择大师们的小品文作为中介,以期在学术大师和一般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之能进行精神的对话和交流,力图使“精英文化”走下“神坛”(学术圈),为全民素质的提高聊尽绵薄之力。

那么,什么是“小品”呢?我们这里的“小品”是

个内容宽泛、边界模糊的概念,大致包括散文、杂文、随笔乃至篇幅不大,却写得轻松活泼的学术文章。我们觉得,体裁的划分是人为的,因此这套《学者小品经典》不拘体裁,只要是形制短小、生动有趣的文字,都在我们称之的“小品”之列。

概而言之,本丛书所收“小品”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学者散文。“学者”本来各有专攻的领域,但有时也跳出专业的“小天地”来写写轻松的谓之“散文”的文字。学者散文凭借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即便是写身边烦事、花鸟虫鱼,也会旁征博引,写得别具一格。(二)学术随笔。指的是学者们在其专业范围内所写的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短文。例如胡风的文艺随笔,宗白华的美学随笔,就是学术随笔的典范。这些大师级的学者用生花之笔在其专业范围之内驰骋,更是厚积薄发,左右逢源,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应该说,这类文章最耐读,最具可读性,常常是读者最为受益的文字。

总之,《学者小品经典》的最大特色是:大手笔,小文章。这里探讨的也许是深邃的哲理,但大师们举重若轻,把看似高深的东西阐述得妇孺皆知,这正是大师手笔。读着这些朴实、亲切的文字,会在无形中丰富你的学识,提升你的品位,达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前 言

张中行先生以文章享名天下，读者如云。凡是精彩文章，不但读者欢迎，就是编书人也很欢迎，因为可以在愉悦的享乐之中完成工作。编者也是读者，人同此心。然而这次编书，使我感到难办的是，张老的美文、妙文太多，取舍间左右为难。本书尽量选取篇幅短小的作品，希望像采撷小花一般，掬一捧精美小巧的篇章献给读者，大家可以在节奏紧张的工作之余，利用短短的空暇品读佳作，获得精神享受，这便是编者的工作的最高目的。

当然，张老的作品决非哪种文化快餐可比，尽管张老很自谦地将其作品称为“琐话”，可是这些有感而发、有理有据的闲谈，正像人们评价的那样，可全部归入现代的《世说新语》。初读张老的文章，会感到轻松、朴实、平淡，需细细地阅

读方能领悟个中滋味。他的作品语言精练、隽永传神，颇似在与读者秉烛夜话，娓娓而谈。

我特别想说，张老得知我编这本书后，给予我热情的支持。先生特意拿出他从1997年3月至1998年9月间的新近创作。这十几篇未曾面世的新作自然使本书的价值大增。新的篇章表现了作者一贯的文风：谨严、认真，一丝不苟。如《心声偶录》，表达了作者对社会某现象的鲜明态度，写得十分精彩。此外，《关于赠花》、《不合时宜》、《崇俭示众》、《伪劣解》等篇也都是具有警世之意的有分量的作品，不用介绍，相信读者自会欣赏、理解。本书编排，谈人的作品按音序排列，状景论事的作品则按文章发表先后的顺序排列，这也是援引旧例，毋庸多言。惭愧地讲，我不过是张老的一名忠实的读者，实际上对张老知之甚少，也甚浅，加之我的水平和才力十分有限，编张老的作品，难免会有各种不足。幸而张老乐于提携后辈，非但不嗔怪我的鄙陋，反而提供新作供我编用，真令我感动非常。对张老的这份宽容与错爱，我只有倾尽全力，尽量把书编得好一点，才好对张老，对他的众多读者有个交待。

徐建华

1998年9月1日

目 录

前言	徐建华 1
崇效寺	1
广化寺	5
香 冢	9
名迹捉影	12
东安市场	17
东来顺	22
府院留痕	25
隆福寺	30
农事试验场	35
药王庙	39

学者小品经典

姑苏半月	46
难得糊涂	54
安苦为道	62
梦的杂想	67
临渊而不羡鱼	72
此处禁止小便	78
常言道甚解	82
人心不古云云	86
如愿之前和如愿之后	90
礼失而求诸野	94
出入防盗门有感	97
一点隐忧	101
买椟还珠	103
口腹的享受	105
印名片	108
不合时宜——对镜看到的自我	111
关于赠花	119
关于说真话	123
心声偶录	127
尊师与尊理	133
崇俭示众	138
“钱”迷心窍	142
拭泪送孙玄常	146
今之视昔	151
伪劣解	155
鱼引来的胡思乱想	159

废名	163
辜鸿铭	167
胡博士	179
季羨林	184
刘半农	190
梁漱溟	195
吕叔湘	201
启功	209
新风霞	222
熊十力	228
俞平伯	233
朱自清	242

崇 效 寺

近年来,旅游的雅兴如春水方生。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有钱有闲,总愿意使自己的生活范围扩大些,经历的库存丰富些;而另一面,也是人,则可以因别人的尽兴而赚些钱。游的处所,在中国,寺庙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寺庙,绝大多数是阔人修建的,所以历代以都城为多,古的,有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为证,今的,有国立北平研究院许道龄编的《北平庙宇通检》为证。后者古(见于某书著录)今兼录,计收寺庙约千处,除去有名无实的,总不少于几百处吧?我在北京住了半个多世纪,以目睹为证,确是人神杂处,寺庙几乎无街无巷不有。我有时想,如果仔细调查,还可以发现有不少是《通检》遗漏的,如《红楼梦》第四十三回脂批提到的“刚丙庙”,民初还健在(海淀成府东大地),海淀镇西南端的倒座

庙，直到七十年代还健在，可是在《通检》上都查不到。寺庙多，并不是都值得游历的；值得，要具备某些条件，总的说是有名，分项说是要古，要大，要整齐而精丽。“古”同其他两个条件未必能协调，只是古非今日的人力所能补救，所以我们无妨把它看作最贵重的条件。可惜的是，十年动乱，人力大大地做了同补救相反的事，据我所知，房屋的破坏不很严重，塑像几乎毁光了，幸免于难的，以西郊为例，只剩下碧云寺的罗汉堂和卧佛寺的一尊铜卧佛。补救是很难了，因为新补的塑像不管如何精美，总不能“古”。可是说到“保存”古却又很不容易。大概是半年之前吧，报上登一篇住在崇效寺附近的某君的呼吁，说没有几年，崇效寺只剩下前部一点点点了，应该立即采取措施，保存。这使我想到昔年多次的崇效寺之游。

那时候，略有闲心而住在内城的人，一年至少要到外城游两次：春末夏初牡丹开花的时候游崇效寺，是赏春；秋来芦花飘落的时候游陶然亭，是悲秋。崇效寺在广安门内白纸坊之北，地名陈家胡同。寺不大，坐北向南，记得只有三层院落。其所以出名，一是因为古，二是因为在当时，牡丹为京都第一。关于古，《北平庙宇通检》（上编一五四页）有简要的介绍，是：

唐贞观元年刘济舍宅建，地在幽州城内。元至正初重建，赐额崇效寺。明天顺及嘉靖年间先后两次重修。万历二十三年添建藏经阁。东院有僧塔六，环植枣树千株，故王士禛称为枣花寺。

一九三五年北平市官修《旧都文物略·名迹略上》说得比较详细,兼及今的情况,是:

寺在牛街以南、白纸坊稍北,唐刹也,志称唐幽州节度使刘济舍宅为寺。历代屡建屡毁,今尚存殿宇数处。寺旧植枣树千株,清初诗人王士禛称为枣花寺,今已无存。惟以牡丹、芍药著名,有姚黄、魏紫、黑色诸异种。春夏之交,游人如织。寺藏盘山僧智朴所作《青松红杏图》,自王士禛以次均有题咏,淘宝物也。

据旧志,它东面略北的有名大寺法源寺建于贞观十九年,名悯忠寺,也是幽州城东部旧物,如果排行第,崇效寺还是老大哥。

崇效寺规模比法源寺小得多,不过在三十年代,名气却不小。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古,二是远处外城西南部,荒凉,有野意,三是有名花,总之就成为历代有闲心人的春游之地。我当年也愿意附庸风雅,每年春夏之交,总要约集两三位有同好的友人,到那里看看牡丹。记得正殿前后的院里都有,以殿前的为更繁茂。魏紫、姚黄等开得大而艳丽且不说,出奇的是有几株开绿花,即所谓绿牡丹,这在他处是没有的。

游的最后一次是在四十年代后期。与以前若干次相比,这一次是大举,作伴的是邻居广化寺的几位出家人,所谓法师,并且事前同崇效寺的住持打了招呼。记得是秋天,观赏牡丹的人早已绝迹,寺里很清静。时间是上午,寺里还准备了午斋。我这次去有目的,是看《青松红杏图》卷。寺里招待的人很慷慨地拿出来,很粗的一个卷子,可见题咏之多。图

画得平平。和尚画青松，取其坚而不惑，意思明朗。兼画红杏，何所取义呢？也许是以形象表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吗？总之，这是因怪而奇。展看题咏，由清初到清末，有名的文人墨客包容不少，当作历史的遗迹，说是可珍重也不无理由。

闲谈，我问他们牡丹何以养得如此之好。他们很诚实，说要在入冬之前施大肥，所谓大肥，是煮得特别烂的猪头和下水（五脏）等。这使我想到一个大问题，或大悲剧，就是理想与现实难协调，或说教义与世俗难协调，你争我夺的结果总是胜利属于后者。此风恐怕由唐朝已经开始，千年之后的今日，为迁就赏花人的雅兴而不顾杀戒，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十年代以后，崇效寺渐渐没落，听说牡丹都移到中山公园。现在，殿堂没有了，敲月下门的僧人以及《青松红杏图》卷，想来也早已没有了吧？这样，唐幽州城的遗迹又消亡一处，从妥善保存文物的要求方面看，也实在可惜。

广化寺

广化寺是北京北城鼓楼以西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佛寺，寺前（南面）有守门双石狮和红色大照壁，如果没有这个照壁，就正好面对后海。照壁之外是空地，有两层楼高的土丘，土丘之东有两个水池。如果借周围景色来吹嘘，说是城市山林也不能算妄语。寺的规制是完全依照传统：前有山门、弥勒殿，中有大雄宝殿，后面是楼，两层，下是禅堂，上是藏经阁；还有东西旁院，西院住人，东院存物。

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偶然的机会有，我迁到寺的西邻李家院内。这李家占据寺的西南一角，我住后院，房后就是寺的方丈院。北京有个迷信，是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我住的是庙右，所以曾有好心的长者指出我卜居的失计。其时我已经受了西学的沾染，就不以为意，还是住